

# 从大篷车、城市小剧场到世界舞台 宁夏话剧悄然“出圈”

本报记者 张涛 刘惠媛

“今晚演完最后一场,总算可以安心放假了。”5月4日晚,“遥剧场”创始人、青年戏剧导演李思遥感慨道。当晚,银川建发悠阅城“遥剧场”内,乌镇戏剧节获奖话剧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圆满落幕。作为该剧的引进者,李思遥终于松了一口气,“整剧80分钟全程无中场休息。一名演员、两张长椅,讲透了一代人的爱、遗忘与重逢。这部戏既考验演员也考验观众,今晚走进小剧场看话剧的,大多是年轻观众。”李思遥说。

宁夏话剧的起点,可追溯至1984年。那时,宁夏话剧人凭借“流动大篷车”破圈而出,车轮碾过百万公里山路,简易的舞台搭遍乡村院落、移民新村、工矿校园,9000余场基层演出,把泥土里生长的故事送到群众身边;《闽宁镇移民之歌》《六盘鸿雁》等作品成为沉淀时代的文化记忆。

40余年后的今天,这份曾经耀眼的辉煌,正直面时代的全新考验。老一辈话剧人“泥土里扎根、车轮上演戏”的初心与精神仍在传承,本土院团也始终步履不停。《男儿如山》《千秋景岳》等精品剧目相继推出,实验剧场、沉浸式演出、商业小剧场等新形态不断试水。一代代宁夏话剧人不改初心,继续探寻着宁夏话剧在新时代行稳致远的可行路径。

## 坚守 从大篷车到城市小剧场

20世纪80年代,宁夏乡村文化生活匮乏,专业文艺演出几乎与基层群众无缘。

在此背景下,老一辈宁夏话剧人另辟蹊径,开创了“走山村、接地气”的创作与演出模式,一辆改装的卡车兼具运输与舞台功能,简易的灯光音响,几块朴素的布景道具,就能在田间地头、村口空地撑起一方剧场。没有华丽的包装,只为贴近群众需求,把话剧舞台扎在乡土一线,把时代的故事写在宁夏大地上。

“宁夏话剧的发展史,就是一部扎根本土、服务群众、坚守初心且与时俱进的奋斗史。”对宁夏演艺集团话剧院原院长蒋全洲来说,深耕基层的“大众帐篷车”,不仅是演出载体,

更是宁夏数十年唯一闯出来的文化品牌,这一传统整整坚守了40多年,从未中断。

这种坚守,同样体现在宁夏民营话剧剧场的成长轨迹中。

“这里竟藏着一个小而美的‘遥剧场’。这个小剧场是独立剧场,深耕行业多年,一点不输一线城市小剧场,体量虽小,能量却大。座位离舞台近到能看清演员细微表情变化,灯光一暗,你就成了戏的一部分。”一位“00后”观众在社交平台写下对“遥剧场”的印象。

“遥剧场”由青年戏剧导演李思遥创立,全年上演精品自创剧目和海内外臻选特邀佳作,邀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艺术家举办艺术沙龙和工作坊;将拓展剧场形式边界,推出体验式展览、戏剧交互项目、艺术家驻地等银川稀缺的泛戏剧艺术活动,推动了宁夏话剧尤其是小剧场话剧的发展。

李思遥身兼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制作人、策展人、应用戏剧实践者等,也见证着银川小剧场话剧从无到有、从盛到稳的全过程。2018年,李思遥主演的独角戏《一个男人一天中的10小时》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,荣获“48小时微戏剧最佳创意奖”,鼓励着他在戏剧之路上的成长与坚守,也支撑着李思遥一步步打造出属于宁夏青年的戏剧空间。

从2016年至今,银川青年戏剧节、宁夏青年戏剧节、银川群众戏剧节、自然之光戏剧节……这些宁夏比较知名的戏剧节,都由李思遥发起。

李思遥的12年,是宁夏话剧人坚守初心的缩影。截至目前,他创办的“遥剧场”是宁夏存活时间最长、原创演出最多的民营独立

剧场。虽然小剧场经历了多次迁徙,但终于有了专属的戏剧演出空间。他创办的青少年戏剧表演课程、银发剧团、非职业剧团,以及体验式展览、戏剧交互项目、艺术家驻地等泛戏剧艺术活动,都对推动宁夏戏剧生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,也为本土小剧场话剧发展注入青年力量。

一边是国有院团数十年如一日的基层服务与文化传播,一边是民营剧场在市场浪潮中的执着探索。两代话剧人、两种发展形态双向发力,共同撑起了宁夏话剧的精神脊梁,让昔日“车轮上的舞台”,在新时代焕新前行。



← 话剧《千秋景岳》剧照。  
→ 话剧《男儿如山》剧照。



“遥剧场”创始人、青年戏剧导演李思遥。



## 破局 在时代浪潮中寻路

## 困境 在夹缝中守住舞台光

辉煌的过往,无法掩盖当下的艰难。如今的宁夏话剧,如同一位负重前行者,手握优质创作资源,心怀深厚艺术理想,却被人才、市场、体制、资金等一道道现实关卡困住脚步,陷入“有口碑无市场、有坚守无突破、有作品难出圈”的困境。

人才,是宁夏话剧最突出的短板,也是行业共同的痛点。

“当前西北乃至全国话剧领域,核心创作与制作人才缺口问题十分突出,尤其是编剧、导演、舞台美术设计、灯光设计等关键岗位,在西北地区更为短缺。”相关专家表示。

记者了解到,宁夏话剧专业人才培养乏力,青年力量严重不足。宁夏本地高校戏剧相关专业薄弱,本土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极少。即便有少数走出宁夏的学子,要么不愿返乡发展,要么心态浮躁、难以沉心创作,导致青年创作队伍几乎“空白”。

“宁夏适合青年演员演出的话剧太少,平台也不多。”宁夏籍青年影视话剧演员布丁告诉记者。

布丁2013年就在宁夏和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实验戏剧工作室,但最后忍痛放弃了宁夏的戏剧工作室,2017年选择到北京发展。“北京的话剧市场很大,演出也多。”布丁说,这些年,她先后参与由著名演员倪大红主演的话剧《安魂曲》,以及央视不少儿童题材的话剧编导和演出,得到极大锻炼。

相关业内人士表示,宁夏的话剧题材创作思路固化,难以适应当下观众多元化、年轻化的审美需求。“不少创作者一写话剧就局限在农村题材,仿佛脱离农村戏就不会创作。”一位业内人士直指当下宁夏话剧创作的短板。

人才困境同样困扰着民营剧场。“宁夏青年戏剧人才储备不足,即便通过青年戏剧节等平台挖掘,也很难找到稳定、成熟、有持续创作热情的年轻力量。”李思遥说。

长期以来,宁夏

话剧演出高度依赖政府采购、公益下乡、校园惠民等演出,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演出占比不高,导致院团和剧场长期处于公益为主、商业为辅的状态,市场化生存能力薄弱。

尽管宁夏话剧院《男儿如山》《千秋景岳》《大河奔腾》等话剧获得业内好评、观众认可,但很难转化为持续的商业票房。小剧场探索如《疯狂乌托邦》在高校受到年轻人欢迎,却难以形成规模化、常态化的商业运营。剧场方面,宁夏话剧院目前仅有五六十座的黑匣子剧场和220座剧场,规模偏小。

观众结构也发生了代际变化,曾经支撑剧场的核心观众群体正在大量流失。

“这批观众步入中年,组建家庭、养育孩子,生活重心被现实压力占据,看戏早已不再是日常消费选择。”李思遥说,年轻观众的审美更加多元、视野更加开阔,受网络文化、国际作品影响深刻,传统叙事、单一形式的话剧已经难以持续吸引他们。

经费高度依赖外部扶持,是另一大核心制约。目前,宁夏话剧创作剧目主要依靠主管部门项目支持,市场化剧目需自筹资金,缺乏长期递进式的市场培育补贴。

“一线城市的话剧市场,都经历了长期的培育过程。宁夏作为基础薄弱地区,本应获得力度更大、政策更优惠的扶持。”蒋全洲建议,可以采取阶段性补贴模式,给予10年左右的培育周期,帮助院团逐步实现市场化自给自足。

民营剧场的资金困境更为直接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政府相关部门每年的扶持资金多则五六十万元,少则二三十万元,均为项目制,扶持资金与真实投入存在明显缺口,差额部分只能由团队自行承担,制约了话剧创作规模与作品质量。

宁夏话剧创作,目前普遍存在自信不足的问题。李思遥直言,不少作品盲目跟风模仿外来形式,没有深度挖掘具有宁夏鲜明地域标识的核心资源,题材与本地生活脱节,缺乏能真正走向全国的灵魂之作。

在李思遥看来,话剧最珍贵的价值,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碰撞,这也是无论行业如何艰难,依然有人选择坚守的根本原因。

面对困境,宁夏话剧人并未选择退守,而是以坚守初心、主动求变为方向,从政策借力、形式创新、人才破圈、IP打造等多个维度探索突围路径。

宁夏话剧院提出“群众文化与重回剧场双线并行”的发展思路:不折不扣完成基层演出任务,打通政策宣传“最后一公里”,回归城市剧场,集中力量打磨精品大戏,提升队伍专业水准,实现基层服务与艺术提升两不误。

在此基础上,宁夏话剧院启动“大篷车新时代再出发”计划,全面调整创作与传播思路:加快响应速度,将政策精神及时融入文艺节目;打破单一话剧形式,融入多元艺术手段,增强作品的时代感与吸引力,让“车轮上的舞台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。

面对本土人才不足、创作视野受限的难题,宁夏话剧院“开门办院”,主动与国内顶尖院团、顶尖创作者合作,借外力强内功。

近年来,宁夏话剧院先后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创作《男儿如山》《千秋景岳》两部大戏。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代表中国关东演剧学派,在全国话剧界分量极重。梅花奖得主、李默然亲传弟子宋国峰等行业大咖亲自执导,为宁夏团队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、排演方法和艺术标准,极大提升了整体专业水准。

2023年,宁夏话剧院与广东团队合作,打造本土现实题材儿童剧《沙漏里的童话》,融入宁夏本土音乐元素,进校园公益演出反响热烈,15天内加演至12场。同年引进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品的经典话剧《喜剧的忧伤》,将近两个小时的演出,全部由宁夏话剧院两位专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徐颖和高歌完成,演出后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好评。

宁夏话剧院还全面布局多元题材,推出反腐题材话剧《台前幕后》,引进经典都市情感作品《和我的前妻谈恋爱》,推出宁夏方言版本,精准对接年轻观众。小剧场话剧《疯狂乌托邦》在高校演出场场爆满,证明了宁夏本土商业话剧的潜在空间。

民营剧场则走在年轻化、国际化探索前沿。今年年初,李思遥团队与宁夏京剧院合作,将经典京剧折子戏《三岔口》解构重组,融合京剧程式与当代剧场语言,打造实验戏剧新版《三岔口》。

在自治区相关部门支持下,李思遥团队积极拓展国际戏剧舞台。目前,该团队创排的当代偶剧《数星星的孩子》将于今年7月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巡演,这是宁夏话剧作品首次以高规格姿态登上世界戏剧舞台,为文化“走出去”提供了全新样本。

“《数星星的孩子》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得主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同名获奖小说,我们将这部文学佳作首次搬上舞台,保留其质朴情感与文学内核。”李思遥说,《数星星的孩子》通过偶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,赋予故事新的视觉生命力和舞台表现力,特邀西北摇滚标志性人物吴宁越担任音乐总监,为剧目创作全部配乐以及主题曲。

记者了解到,《数星星的孩子》是宁夏首部改编自本土作家长篇小说的舞台艺术作品,先后入选中国文联青年创作人才资助项目、宁夏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项目。

“当粗犷辽阔的宁夏‘花儿’与现代音乐巧妙融合,《数星星的孩子》以极简的舞台语汇完成了一次多维度的艺术表达,打破了地域与文化的壁垒,让本土故事拥有了与世界对话的通用语言。”采访中,宁夏作家张九鹏说。

针对人才困局,宁夏话剧院以签约编剧为突破口,保障原创内容供给。

“加入非职业社整整一年了,一年里我们每周三相聚,‘50+’的长辈与‘20+’的年轻人并肩排练,我们在戏剧游戏中拉近了距离,在台词打磨中彼此陪伴,在肢体表达中释放情绪。”“遥剧场·非职业社”剧团成员卢鹏冲告诉记者。

为了普及话剧,2025年,李思遥发起成立了“遥剧场·非职业社”,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戏剧爱好者——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族、全职妈妈、退休人员、在校学生、自由创作者……一起走进戏剧、品味戏剧、参与戏剧。

“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长期培育型扶持机制,改变碎片化项目补贴,采用政府阶段性补贴、逐年递减的方式,给予话剧市场充分成长时间;还可以借鉴浙江等地政府入股、市场化运营模式,推动戏剧艺术融入城市更新,将小剧场、沉浸式戏剧植入老旧小区、文化商圈,让话剧真正走进市民生活。”相关专业人士建议。

舞台上的灯光从未熄灭,一代代宁夏话剧人对舞台的赤诚从未改变。

守得住根脉,找得到方向,宁夏话剧的这方舞台,终将在坚守与创新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。